

The Home of
Hart Schaffner and Marx
Good Clothes For Men and Young Men



Illustration 20

Copyright Hart Schaffner & Marx

Kindly send us your name and address
we will mail our Winter and Spring Catalogue
Respectfully

Continental Clothing House

Washington & Boylston Sts. Boston, Massachusetts, U. S. A.

壬子年留美學年報例言

(一) 本報爲留美學生所組織創辦已久初名美國留學報告出版數期因事中止至去年秋間始有庚戌年留美學生年報之發行茲編讀流舊緒定名爲壬子年留美

學生年報

(二) 民國成立破壞已終建國萬端首恃羣力寄身異邦略舉所知以當芻蕘國民應盡之責故是編于議論文字選錄獨夥

(三) 美國學校林立各擅所長非親入其校無從悉其內容來學此邦擇校頗難諮詢西人既苦見聞未真調查校章又每頭緒紛繁難得精要此編特設學校調查一門各校紀事皆由留學該校者担任紀述情形既悉論斷當確或于來美求學者不無少補

(四) 留美全學散處各方調查匪易學生會存稿殘缺不全

陳君慶堯費數月之六重事蒐輯乃得成編末所附之學生調查表然其中遺漏猶多高等學堂以下之學生且不能從事調查閱者諒之

中華民國二年元月初版

留美學生年報

定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留美學生會

印刷者

上海六馬路
國光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敬告同學

許先甲

自吾國共和之局大定。寰球人士莫不駭汗震驚。以爲開振古未有之奇局。除國中冥頑不靈之老朽。與夫一二見利忘義之敵國外。殆無不有一燦爛莊嚴中華民國之影象深印於腦中者。吾儕躬逢其時。目擊其勝。且負笈數萬里外。研求世界學術。行將深造有得。歸去宗邦。出所學以利民濟世。此非所謂千載一時而可以躊躇滿志哉。雖然。蕩滌專制。建設共和。此不過吾國革新事業之第一步而已。譬之營室。則基礎甫奠。譬之行遠。則驪駒始駕。堂構之崇。閔非有大匠之經營。弗可觀也。山川之險阻。非極跋涉之勞。卒弗克達也。今試反觀吾國。國恥累累。國威掃地。決決大國之風。其將何以恢復之。強隣環伺。杯羹思逞。壇坫之間。折衝禦侮。孰其任之。疆場之上。決勝運籌。又孰能之。道喪學絕。風俗偷薄。士大夫殉權死利於上。庶民爾虞我詐於下。狂瀾頽波。其將何以挽救之。承數千年秦政愚民之敝俗。蚩蚩者蠢若鹿豕。不知國家爲何物。普通智識爲何事。其將何以啓牖而訓迪之。貨財匱竭。閭閻彫敝。細民終歲勤動。不足以供仰事俯畜之費。偶有水旱偏災。道殣相望。瘡痍滿目。其將何以衣食之。而衽席之。田野弗治。礦

產不闢。坐使富源棄地。司農仰屋。其將何以振興。開拓之。其他若交通。若工藝。若市政。若建築。若商業。試舉吾人所見聞於是邦者。以與吾國情形相比較。迨無不足以令人愧汗沮喪者。嗟乎。創業不易。守成尤難。世有以專制國而巍然爲一等國者。俄日是也。有共和而萎靡不振者。中美洲諸共和國是也。蓋國之盛衰。強弱。惟民智。民德。民力。是視。法制。政體。不過輔助之器具。進行之方法而已。譬諸工廠。民智。民德。民力。猶材料也。法制。政體。猶機械也。材料固非機械精良。不能成。品物。然機械必待材料齊集。始能呈其功用。法不能化。無而爲。有。固彰彰明甚也。今者。吾國。既以志士仁人之心。血。頸。血。購得世界上最完全之政體矣。繼自今。所宜集全力以。勸。所者。厥惟民智。民德。民力之進步。顧安得謂共和已成。吾儕遂得尸居逸氣。歌舞湖山以安然爲太平世界之編氓也耶。

吾儕所應勉力之事。既如是矣。然事之成也。必非成於成之日。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中庸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試一上下古今。盱衡中外。凡聖賢豪傑之學術勳業。可以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雖巨細有不同。要皆以真至之精神。畢生之勤動。爲其代價。蓋因果相循。事功相倚。未有無其因而呈其果者。亦未有種其因而。不獲其果者。淳于髡所謂有其

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者是也。晉殷浩之未仕也。名滿天下。微辟屢至。辭謝不起。薦之者至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嘆。其見重當時如此。及其既秉國政。卒碌碌無所短長。強臣竊政。廢居故里。牢騷抑鬱。無所發洩。時時以指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蓋書生虛僞大言不慚。稍知古今事勢。即目空一切。謂天下事以乃公當之。無足爲者。不復恪謹忱潛。實事求是。以致力於有用之學。一旦假以斧柯。捉襟見肘。底蘊畢呈。推其失敗之由。實基於盜名欺世。驕蹇自得之時。而不在鉛刀一割之頃。所謂咄咄怪事者。乃勢所必至。理所固然。毫無足怪者。彼殷浩者。特虛僞性成。至死不悟耳。斯賓塞之言曰。『往者格物道淺。有欲爲常動不息之機者。迄以無效。逮奈端格里遼諸公。出發明全身常住之理。乃知用力少而成功多。爲宇內絕無之事。汽機一頃。不煤則歇。人身一日。不飯則飢。今之責望國家者。皆欲造不息機者也。』是故今日吾儕而不欲吾國之富強。則存一微倖成功之心。亦未始不可。而不然者。則豫備之功。日新之事。烏可忽乎哉。鄙人不敏。痛國風之不競。懼天演之莫逃。輒欲一竭駑鈍。隨諸君子後。以盡其滄海一粟之責。又懼空言高論之終無裨於實際也。竊比陶公運甓之意。崔氏座右之銘。嘗以數事與二三朋輩相勸勉。今更取明辯篤行之旨。略論次之如左。若曰表異以鳴。高強人以必同。

則吾豈敢。

一自尊。吾國當閉關自守時代。以中國爲天下。斥外人爲夷狄。帝制自雄。傲睨異種。坐是塞聰蔽明。着着失敗。積弱以至於今日。近年以來。全國人士始幡然改悔。知抱殘守缺之不足恃。然而新學。小生矯枉過正。習爲便辟側媚。震於外人物質之文明。而不加以深察。國學舊籍。棄如敝屣。學校之中。有能略操西語。足充細崽。買辦資格者。卽爲儕輩所推重。本國歷史之大要。無所知也。往來通訊之函牘。弗能作也。由愚而迷。由迷而妄。學界之中。嘗見有對同儕。傲很無禮者。見外人斯下氣柔聲矣。一言之細。一錢之微。對同儕必攘臂相爭。必得勝利而後已。受外人之侮辱。欺陵斯含忍不敢與較矣。國學所固有國人之名論。不屑服從。外籍之糟粕。外人之牙慧。則撫拾而咀嚼之。津津焉有餘味矣。顧亭林嘗以三事詔後進。其一云。

一曰知恥。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不廉不恥。則禍亂敗亡。無所不至。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曰。行已有恥。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故士大夫之無恥。

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鷄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以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尙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闖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嗚乎。何今日此輩之心理與五季污賤齷齪之流酷肖如此也。中國夷禍至十六國而始烈。原始要終實以此等奴隸根性階之厲。是故政治之腐敗不足憂也。工商之不競不足憂也。何者。有愛國之熱誠。有恥辱之觀念。則腐敗者固可以更張之。不競者固可以振興之。惟國人心理媚事外族。輕蔑同類。則洪水猛獸之禍乃必至而不可遏矣。吾儕去國萬里。丐學於人祖國之山河。既遠。外界之誘引復多。苟無自尊之念存乎其中。至易流爲出主入奴。舍己徇人。一派他日縱學業有成。亦不過成一外國人而已矣。於亡國滅種之禍。無毫髮之裨補也。抑吾所謂自尊云者。非如前此閉關時代。頑固老朽之所持論。頑固老朽以中國事事盡善。無待外求。墨守成法。坐以待斃。非自尊也。直驕矜耳。直愚妄耳。吾之所謂自尊云者。學術固必求於世界。而外

人不必戴如帝天旁行語文固必竭力研求而本國之語文亦必求足以達意待國人如手足待外人如賓客要之無論學何學事何事居何地皆不忘其爲中國之一人而已矣語曰凡不愛其國者必其人至愚極妄否則必其國無可愛之實者也嗟乎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吾國其無可愛之實乎而吾儕又非至愚極妄之流也其亦可以興矣

一責任心 聞之某裨官曰南宋文及翁登第與諸新貴宴集西湖於悵寡歡或問其故文卽席賦賀新涼詞一闕答之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 余生自負澄清志更何人鷄溪未遇傅岩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流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當時士林儉安苟活自暇自逸之情態可以得其大概矣不然何以以濂洛關閩之道學岳韓張吳諸名將而神州之士神明之胃終不免於被髮左衽之慘也又聞諸某筆記曰有某國人漫遊吾國旣歸有叩以吾國人口幾何者則應曰無一人復叩其故則曰支那雖號四萬萬衆而無一人以國事爲己任者有大力者至直負之而趨無勞絕弦折矢之費故曰無一人也此固前數十年之談今稍有間矣然與世界各文

明國相提並論。則猶瞠乎其後也。法敗於普。賠款不期月而集。日俄之戰。日民皆節衣食之費。以助餉。而吾國則不然。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而富家翁戚。逖居上海。匿迹租界。存款外國銀行。以爲固國民捐與公債票。無過問者。此強弱之勢所由判也。蓋實力相推弗滅之理。驗之於物質。固確乎不拔。驗之於事功。亦鐵案不易。機械運轉。非煤氣之勢力不爲功。國運之隆昌。非國民之勞力無由見。故凡爲國民者。必盡其應得之責任。其國之興盛。始可期。而責任之大小。則視其人之位置才德而定。有職於朝。有業於市者。其責任必大於閭閻之編氓。道德足以表率學術。高出羣衆者。其責任必大於愚夫愚婦。故周武曰。一人衡行於天下。寡人恥之以其處。撥亂反正之地也。伊尹曰。思天下之人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以其有經緯天地之才也。秦漢以還。天下爲家。所謂讀書明理者流。率皆以忠事時君。報答知遇。爲出仕唯一之目的。否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耳。其以一羣之治亂休戚爲已任者。實屈指可數。夫能讀書明理者。國民之特出者也。而乃懷寶迷邦。不以天下事爲已任。人羣安所由而演進乎。今者國民相維繫之理。漸明。識時務者。莫不知各有興亡之責任。而不佞尤有進者。則以爲吾儕所處之地位。其責任應加常人一等是也。今試問曰。中國不知世界之大勢。不求世界

之學術。可以圖乎。必曰不可。吾儕之來是邦。固所以研求學術。審查大勢。以歸詔我國人者也。然則直謂全國之命脈。繫於此千數百人之身。亦未嘗不可。且也。一官費之款。年約需二千金。以國內生活程度計之。可以贍數十人之生計。今以之供一人之需。則此一人一年中所得。必足以與數十人。之功能相償。而後可。而不然者。於國家則爲浪費。於個人則爲溺職。浪費者。致貧之源。溺職者。失德之大。審乎此。則吾儕宜如何奮勉。淬勵。仔肩。重任。乎。彼自暇自逸。玩時。愒日。與夫沾沾焉。以一己之權勢。貨財爲念者。直國家之蠹。宜屏之。有北投之豺虎。而不容赦宥者也。

一篤學。篤學爲學生之天職。無俟辭費。請言不篤學之影響之及於國計民生者。社會職業萬類不同。大別之則士農工商是也。中國右文。故以士爲四民之首。然中國之士。皆分利而不能生利。爲士者。食必梁肉。衣必錦繡。社會之報酬之也。至厚。顧其所治之學。無足以爲社會謀福利者。近年以來。爲士者。始稍稍治有用之學。然積習既成。驟難變革。言論雖多。成功實少。所治者。雖實學。然不過以之釣聲譽。干祿位而已。及名譽。祿位既獲。所學者。自歸於無何有之鄉。孟氏所謂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者是也。其能出其所得。施諸實用。以謀

社會之進步者。實寥落若晨星。惟然故吾國與日本同時遣派游學。日生之歸國者。已致其國
 於強盛。而吾國學生之歸國者。僅以繙譯保舉鑽營奔競造成數十百海關道員洋務總辦而
 已。近來留學海外者。頗與此輩有別。然當前清末造。蟄伏京師。做一七品小京官。分數百金印
 節。藉以贍其妻子者。固仍占其大多數也。夫以數年海外留學之功。而其結局。乃不過足以爲
 一京曹閑秩。其事至可痛。而其因實至遠。此輩當游學時代。本非實事求是。衣履必求其麗都
 舉動必求其闊綽。學校課業求其足以得分數領文憑而止。無心得之可言。及其歸國。學問既
 無把握。實事自不敢辦。然而揮霍之習已成。事蓄之事復迫。欲不奔走都下乞憐於貴顯之門。
 以求升斗之祿。不可得也。當彼輩去國之時。固亦嘗以乘風破浪自豪。豈料其末路之落魄。無
 聊至於此極哉。嗟乎。昔日之揣摩制藝。沉溺帖括者。分利而不能生利。吾無責焉。已使今日之
 出洋游學。講求實際者。亦只揮塵空談。不能謀國民之福利。吾國其能救乎。是故吾儕而無人
 心。無熱血。則已。苟猶以祖國之貧弱爲懷。而思他日歸國後有所建樹。則舍戒自欺。務求心得
 外。殆無他道。彼自暴自棄。自欺欺人。徒以學士碩士之頭銜爲莫上之光榮者。吾見其終陷於
 坐食分利之悲境而已。

一探本。皮相者流。睹東西各國之富強。以爲是特器械之爲用耳。舍器械而外。吾國固無待取法於人也。十稔以還。士大夫識見稍進。以爲我之所以不振。不特在物質文明之未進步。而政治之腐敗。亦與有由焉。乃羣起而攻求政法。然竊以爲宗教之信仰。與社會之組織。尤爲本之本源之源。而爲吾儕所不可不加攷究者。蓋法制之功用。可尼人於惡。而不能驅人於善。可懲罪於已然。而不能止罪於未然。非有宗教之觀念。社會之制裁。而惟技巧法制之是恃。欲圖久安長治。必不可得之數也。不觀乎日本與德意志乎。其領土之大小相若也。其人民之繁庶相若也。其振興之時代相若也。其元首之英武。執政之賢能。殆無一不相若也。就其現勢觀之。固同爲一等之強國。然其國力之虛實。學藝之淺深。殆不可以相提而並論。德則方興未艾。日則貧困竭蹶。不可終日是何也。則宗教信仰。社會組織之不同爲之也。蓋日本雖亦力求學藝。改良政法。而舊時之信仰。家族之制度。一仍其舊。未事更張。其服官者之所以敢於枉法舞弊。閭閻之所以彫敝不振。皆由於此。語云。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前車覆轍。後車之鑒。吾儕今日而欲爲吾國奠萬年不拔之基者。宗教社會兩事。殆未可忽其一也。夫神學之玄妙。羣學之繁曠。非極深研幾。殆無從窺其堂奧。然其中普通淺顯之理論。日用平常之事物。固未始不可以涉。

獵諮詢而略窺其涯涘者。吾儕雖汲汲於學校例課。亦畧有游息之光陰。與其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何如多與是邦上等人士相往還。察其言。觀其行。取其足以輔我者。深思其故而紹介於我祖國。挹英擷華。是亦吾儕不容已之責也。

一強毅。吾國歷史所紀載。君子小人之政事。無代無之。然究其終極。大抵君子敗而小人勝。蓋知足知止。聽天安命。明哲保身。諸說深中人心。而以讀書多者為尤甚。凡舉一事。建一說。魔障一呈。鮮不心灰意沮。決然引退者。於是國家大政。乃不得不掌於阿諛險詐者之手。吾國文明萌芽在五千年以前。秦漢以降。所以每下愈況者。皆由君子以退讓為美德之故。西方之君子。不然。真理所存。死生以之。哥伯尼。奈端。路得。立溫斯敦。哥倫布。士畢士馬克之行。皆其左證也。不然。吾國與外人通市。亦既有年矣。三四十以前。談洋務者。亦豈無人。而終不足以警覺頑者。非以少知世界大勢者。無強毅之力。以濟之耶。為種姓之說者曰。凡一人種孳殖既久。則強毅之力漸失。是以世界古國率多萎靡不振。是說也。吾不知其信否。然試觀學界中人。其有獨立不懼。勇往無前之概者。寔不多覩。然吾又聞之矣。曰。人定可以勝天。曰。克己可以復禮。事之屬於天。涵者固莫能遞逃。然竭一分人力。終有一分效果。且也。惟其缺乏也。故吾人尤不能。

不。勉。力。秉。賦。所。短。舍。修。養。外。更。無。他。道。若。事。事。徒。聽。之。自。然。而。不。加。以。人。力。則。陸。沉。漸。滅。將。無。日。矣。爲。習。染。之。說。者。曰。人。之。性。質。皆。由。遭。遇。之。不。同。而。各。異。凡。富。強。毅。之。性。者。必。爲。艱。苦。備。嘗。之。人。若。夫。生。於。富。貴。之。家。長。於。阿。保。之。手。玉。食。鮮。衣。則。足。以。弱。其。筋。骨。氣。使。頤。指。則。足。以。驕。其。意。志。故。耶。蘇。嘗。謂。富。者。超。昇。難。於。貧。者。而。孟。子。亦。云。居。移。氣。養。移。體。今。之。資。力。能。習。外。國。語。文。者。大。率。中。人。以。上。之。家。其。志。行。薄。弱。蓋。境。遇。使。然。莫。能。自。拔。雖。然。奴。隸。於。習。染。者。特。庸。夫。耳。吾。儕。甘。居。於。庸。懦。則。可。以。不。必。論。否。則。擺。脫。一。切。蕩。滌。舊。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轉。移。間。耳。區。區。積。習。何。足。爲。豪。傑。之。累。乎。爲。攝。養。之。說。者。曰。精。神。與。體。質。實。相。維。繫。大。抵。體。質。強。者。必。奮。興。體。質。弱。者。必。泄。沓。古。來。立。大。事。建。大。業。者。其。軀。體。多。偉。大。故。西。諺。有。強。毅。之。精。神。常。麗。於。強。健。之。身。體。之。語。吾。國。人。士。率。不。好。運。動。故。體。質。精。神。均。以。是。而。弱。由。是。以。言。則。攝。養。與。運。動。於。德。性。上。實。有。至。捷。之。影。響。亦。掃。除。委。靡。積。習。之。一。良。法。也。夫。由。前。之。說。則。天。演。之。闕。不。可。不。補。由。後。之。說。則。人。爲。之。功。宜。若。可。施。天。之。方。潰。無。然。泄。泄。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渡。江。擊。楫。之。風。聞。雞。起。舞。之。概。吾。黨。少。年。可。以。興。矣。

嗚呼。民。國。建。立。新。猷。方。壯。撞。自。由。之。鐘。樹。五。色。之。旗。我。心。匪。石。宵。不。知。歡。欣。鼓。舞。作。樂。天。之。觀。

獻。忤。頌。之。辭。哉。顧。反。觀。吾。學。界。中。沈。潛。篤。實。發。場。蹈。厲。者。固。居。多。數。而。猥。鄙。喪。心。驕。奢。愚。柔。者。猶。時。觸。乎。眼。而。不。絕。乃。憂。從。中。來。若。輒。在。喉。必。得。一。吐。以。爲。快。用。草。是。篇。以。質。諸。我。至。親。愛。之。同。學。之。前。至。於。言。辭。燕。陋。則。不。暇。抉。擇。讀。者。勿。以。辭。害。意。焉。可。也。抑。又。聞。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諸。公。如。不。以。不。佞。爲。憂。天。之。杞。人。移。山。之。愚。公。互。相。規。戒。勸。勉。以。造。成。一。高。尙。純。潔。之。學。風。使。賢。者。日。進。於。高。明。而。不。肖。者。受。其。薰。陶。亦。庶。幾。出。入。芝。蘭。相。與。俱。化。則。今。日。之。內。患。外。侮。舉。不。足。憂。他。日。者。蕩。滌。邪。穢。滌。除。國。恥。使。燦。爛。莊。嚴。之。中。華。民。國。實。現。於。東。亞。大。陸。之。上。爲。五。洲。所。景。仰。作。世。界。之。導。師。白。叟。黃。童。善。男。淑。女。各。安。其。業。各。得。其。所。相。與。曝。皞。熙。熙。同。樂。於。我。皇。伯。叔。歌。哭。聚。族。之。地。會。當。與。諸。公。登。崑。崙。之。巔。攬。江。獄。之。秀。開。襟。浮。白。立。馬。賦。詩。歌。聲。亂。乎。天。風。遐。思。寄。乎。無。際。耳。憂。患。云。乎。哉。涕。淚。云。乎。哉。

賠款小史

胡 適

吾。國。今。日。之。大。患。不。在。於。賠。款。而。在。於。忘。賠。款。今。日。之。大。恥。不。在。於。賠。款。而。在。於。忘。賠。款。之。爲。國。恥。夫。至。於。忘。賠。款。之。爲。國。恥。則。國。之。生。氣。絕。矣。尙。可。救。乎。此。眞。今。日。之。危。機。也。今。我。國。民。多。

有忘賠款者矣。國之士夫有能舉賠款之數者乎。芸芸細民有能言甲午庚子之滔天奇辱者乎。莊生之言曰。哀莫大於心死。今之忘賠款者。皆心死者也。吾爲此懼。作賠款小史。

吾國賠款起於道光庚子鴉片之役。西一八二〇年敗於英人。壬寅和約成。割香港與英。賠款六百萬。開五口以通商。是爲賠款之第一次。後二十年庚申而有英法同盟之役。西一八五八年。聯軍陷廣州。囚粵督葉名琛。北犯大沽。入北京。清帝倉皇出走。辛酉和約成。賠款八百萬兩。是爲賠款之第二次。後二十有三年甲申而有安南之役。西一八八四年。乙酉和議成。雖未有賠款。而安南遂爲法屬。是爲第三次。後十年甲午而有中日之戰。吾國海軍都成灰燼。乙未和議成。賠款二百兆兩。割遼東半島及臺灣。以與日本。後以俄法德三國之干涉。日本還我遼東。而增索賠款三十兆兩。共二百三十兆兩。是爲賠款之第四次。後二年丁酉。德人取我膠州。又明年戊戌。俄人佔我旅順。蓋自道光庚子至光緒己亥六十年之中。吾國賠款至二百四十四兆之多。而戰事所損失不與焉。割地至一十六萬方英里之廣。而若存若亡之滿蒙西藏不與焉。

（計膠州灣二百方英里。香港三十方英里。台灣一萬三千餘方英里。合之朝鮮八萬方英里。安南之六萬方英里。是一十六萬方英里也。其大蓋四倍美國之紐約省云。）

然患猶未已也。一時朝野懲於創鉅痛深之餘思。作亡羊補牢之計。則有三千伏闕爭作陳東。

十萬罪言。勉爲杜牧。於是徵樊英於草澤。召賈誼於長沙。乃廢時文。行新政。建設學校。扶植報章。一時向風。海內觀聽。爲之一變。嗟夫。使熙甯之變法。竟成其他效果。吾不敢知。而靖康奇辱。吾知免矣。無何禍生肘腋。變起宮牆。少帝囚於掖庭。謀臣斬於柴市。栖栖名士。都登黨錮之碑。赫赫國均。遂付庸頑之輩。而神州乃不可問矣。

先是有白蓮之餘孽。師黃天之故智。以符咒巫蠱傳會仙佛。自謂金鐘罩體。鎗彈不侵。紅燈與天去來無迹。又以積恨外人。側目教士。遂欲以無賴之子弟。揭攘夷之義旗。蓋本之燕趙任俠之風。處叔季陵夷之世。怨毒所極。又無教育以善導之。遂致汜濫橫溢。衝堤決坊。而不可收拾矣。爾時當國者肉食寡識。不能深謀遠慮。爲根本之計。顧欲用壽張之徒。炫人之術。圖快意於一朝。逞志於列國。於是拜張魯爲神師。擢郭京爲上將。以干戈爲兒戲。倚盜寇作長城。大師兄二師兄。乘軒而朝。大毛子二毛子。陳尸如阜。持經却敵。悲哉蕭衍之愚。朝服臨刑。慘矣裴弘之血。於時援師雲集。大沽牙檣鐵艦。塞於渤海。而當局者猶不悔過。乃執旦姚以怒吳。殺申息以絕楚。於是八國聯兵。（俄日英美法德意奧）授袂而起。長驅而前。庚子六月。破天津。七月。陷北京。清廷帝后。倉皇西遁。聯軍駐北京一年有餘。卒以各國互相掣肘。而美國政府仗義執言。